

天朝路大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新疆(9.1.1)出版集团

新疆出版集团

新疆出版集团

新疆出版集团

天朝大路

董立勃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路朝天 / 董立勃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469-0771-0

I. ①大…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9570 号

书 名	大路朝天
作 者	董立勃
责任编辑	武夫安 张好好
封面设计	王 芬 轩 轶
封面绘图	轩辕文慧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 话	0990-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9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771-0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血像火一样在燃烧 1001
第二章	歌声在硝烟中飘荡 1016
第三章	漫天雪花飞扬在天地间 1033
第四章	谁也不知什么时候会相见 1051
第五章	黑烟掠过宁静的黄昏 1067
第六章	鲜花遍野开放有多美 1084
第七章	春天的风有时也会像刀子 1118
第八章	天上落雨也会落石头 1135
第九章	什么季节都有树叶凋零 1153
第十章	不知走在路上会遇到什么 1170
第十一章	鲜湿的泥土散发着清香 1186
第十二章	麦子和野草一起生长 1201
第十三章	阳光下也会有泥石流 1221
第十四章	有些寒冷和季节无关 1238
第十五章	天堂的门其实在地上 1256
第十六章	再厚的冰下也有水在流 1272
第十七章	好多大事都发生在秋天 1289
第十八章	结束往往也是开始 1307

第一章 血像火一样在燃烧

这一年,大部分中国人都在打鬼子。一座大山,在北方,有高有低,一条小路,在山中,弯弯曲曲。天是蓝的,可不断有黑烟掠过,还不时有枪炮声,从某个方向传来。八路军一个班的人,在小路上走。走在前边的是班长,叫周子汉。他走得快,像小跑。不一会,就把别人落下了。看别人没有跟上,他停下来,吼叫,同志们,快一点,慢了,鬼子跑了,就捞不着打了。机枪手扛着机枪。机枪重,同样走路,要多花力气。满头是汗,还落在了最后。周子汉走到他身边,没有说他,伸出手,要他的机枪。来,我扛一会。机枪手说,班长,很重。周子汉说,我知道重,要不,我也不会帮你。我帮你,不是怕累着了,是怕你把劲用光了,真打起鬼子来,没力气去扣扳机了。机枪手说,放心吧,班长,机枪一响,鬼子心慌;一阵横扫,鬼子死光。周子汉说,还编上顺口溜了,说得好听没用,等会儿,打给我看。机枪手说,你就瞧好吧!扛着机枪,周子汉还是走在前边。天上的黑烟,越来越多了,枪炮声不但大了,也密集起来了。

山谷间,一条小河流淌着。河水不清,有血团,有脏绷带漂浮。河边立着几顶帐篷,不断有担架抬着伤员,走进或走出帐篷。又一个伤员抬过来,抬进了帐篷。帐篷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叫叶可楠,一个叫胡小兰,全穿着军装。胳膊上戴着白袖标,上面印了红色的十字。撕开伤员衣服,伤员疼得叫,叶可楠不管,继续撕,直到伤口完全露出。胡小兰用药棉和酒精,清洗伤口。叶可楠拿着手术刀和镊子,很快从伤口里,取出了一个子弹头,已经变了形。也就是十分钟,一个伤员就处理完了。看得出,两个人经常配合,而且配合得很好。

离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小路上的一班人,在周子汉带领下,不是在走了,而

是在跑了。只是跑了没有一会儿,就不得不停下来。不是他们想停下来,是被一个骑马的拦下来了。这个骑马的人是连长。周子汉说,连长,再不快点,就赶不上打鬼子了。连长说,这年头,别的事赶不上,想打鬼子,没有赶不上的。周子汉说,有一个月没和鬼子照面了。连长说,行,这次让你照个大面。周子汉说,那还不赶快让我们上。连长说,马上就会有场恶仗。周子汉说,再恶,也不怕。连长下马,拿出地图,铺开在一块石头上,给周子汉布置任务。连长说,这里,小河边,有个战地医院,很重要。没有它,很多人受伤了,就会死。但这会儿,它遇到了麻烦。一个小队的鬼子,正在逼近。而现在,就你们离它近,这个任务只能你们去完成了。你们要挡住鬼子,消灭鬼子,保证咱们的人全都安全转移,尤其伤员和医护人员,一定要保护好。周子汉站直了,说明白了。连长说,好,快去吧!周子汉走了几步,又回过头,问连长,我们什么时候撤出来?连长说,你自己看,任务完成了,就撤。

小河边战地医院,这会儿有些忙乱,一个大卡车停在帐篷门前。院长指挥大伙儿,把伤员往卡车上抬。一个哨兵跑过来,对院长说,前边小树林里,发现了鬼子,好大一群。院长有些急了,叫喊着,让大家动作快点。很快,伤员全都装上了卡车。卡车太小,医护人员只有一小部分能上车。大部分要走路,院长让不能上车的人,把该带的东西带上,马上转移。帐篷里,叶可楠和胡小兰把各种药品装进了药箱。胡小兰说,快点。叶可楠说,仔细点,别把药品落下了。胡小兰慌乱说,还是快点走吧,要是落到鬼子手上,可就惨了。叶可楠往包里装药说,药品不能落下。胡小兰说,行了,药没有了,可以买,人没有了,可就啥都没有了。叶可楠说,药对咱们来说,就是士兵的武器,丢了可怎么能行。胡小兰收拾起了一包药,拉着叶可楠往外走。胡小兰说,走,快走,别让鬼子活捉了。叶可楠说,你管的药,全拿上了?一颗子弹打穿了帐篷,吓得胡小兰趴在了地上,叶可楠拉着胡小兰跑出了帐篷。

站在山头上的哨兵,已经和鬼子接上了火,他边朝鬼子射击,边朝河边喊叫,让院长他们快逃。他一个人挡不住鬼子,没有打几枪,就被鬼子一颗子弹打中了胸膛。看到哨兵倒下了,院长拔出手枪,同志们,鬼子来了,跑不掉了,只能拼了。胡小兰慌张起来,抱住了叶可楠胳膊说,这可咋办?叶可楠说,怕有什么

用,别怕。说着,拿出了一把手术刀,大不了,拼了。就在这时,周子汉从另一边的坡下呐喊着冲了上来,他冲在最前边。看到周子汉他们,院长他们呆住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战士怎么会突然出现,可他们知道,他们不会死了。周子汉让战士扔掉了行李,只拿上武器弹药,往山头上冲。山的另一边,鬼子也在往上冲。这个山头,变得很重要,谁先占上了,谁就占有了主动。也就快了那么一点点,周子汉他们先到了山头上。12个人一齐开火,把正在往上冲的鬼子给了打了下去。转过头,看到小河边发呆的一群人,周子汉朝他们挥手,让他们赶紧走。院长这才醒了过来,急忙对大家说,快走。走了几步,院长回头对周子汉说,你们是哪一连队的?谢谢你们,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周子汉说,我们是独立团三营一连六班,奉命掩护你们转移。请你马上带领伤员和医护人员离开。院长说,我们马上转移。

一群医护人员,有男有女,往后方走。走着走着,胡小兰突然记起了什么,对叶可楠说,糟了,那些青霉素忘拿了。叶可楠说,你怎么搞的,那么重要的药品,怎么能丢下,伤员感染了怎么办,那可是救命的药啊!胡小兰说,当时太紧张了。叶可楠说,你先走,我回去拿。胡小兰说,这不行,太危险。叶可楠不听,转过身向后跑。院长看见了,朝她喊了起来。院长说,快回来,干什么去?叶可楠说,我没事,马上就回来。胡小兰说,院长,有一盒子药忘拿了。院长说,什么药?胡小兰说,青霉素。院长说,那可不能丢,叶可楠,小心点。叶可楠朝河边帐篷飞快地跑着。

鬼子再次发起了进攻,又被周子汉打退了,鬼子用迫击炮轰击。周子汉无意中回头,看到了叶可楠,她正往帐篷跑,炮弹在不远处落下。周子汉说,快走,别过来。叶可楠不理睬,跑进了帐篷。周子汉不知道叶可楠要干什么,赶紧跑过去,叶可楠抱着个药箱出了帐篷。周子汉说,你怎么回事,不想要命了?叶可楠说,这药太珍贵,不能丢了。正说着,一颗炮弹呼啸着飞过来。周子汉一下子把叶可楠推在地,护住了她。炮弹在身边爆炸,尘烟乱飞。周子汉爬起来,拉起叶可楠。周子汉说,没受伤吧?叶可楠说,我没事,你呢?周子汉说,没事就好,快走。叶可楠觉得手上有点湿,一看是血。再一看,血正从周子汉身上滴落,他的胳膊被弹片划伤了。叶可楠说,你受伤了。周子汉看了一眼。周子汉说,划了个

皮,没事,你快走,还能追得上他们。叶可楠说,不行,流血呢!没有绷带,一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手绢,给周子汉包上了。周子汉说,行了,没事的,我得赶紧过去,打过炮,鬼子就会往上冲了。叶可楠说,我不走了,留下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周子汉,别瞎胡闹,你是医生,不是战士。叶可楠说,我也会打枪,不怕死。周子汉急了,把枪一端。周子汉说,我是班长,我命令你,快走。叶可楠只得抱着药箱,转过身,又回头问,你叫什么名字?周子汉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嗦?叶可楠顺手捡起一支步枪,要参加战斗。周子汉火了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不听话,你这样干,不是帮我,是害我。你不能安全转移,我就不能撤退,你要是受了伤,出了事,我就不能完成任务,领导就会批评我。你说,你该怎么办?叶可楠,我是担心你们……周子汉说,别再婆婆妈妈了,快点走。告诉你们院长,让他放心,有我们挡着,你们不会有事的。边说着,边向阵地跑去。叶可楠朝远处的同伴跑去。跑出很远了,还是忍不住回过头望了一眼,看到周子汉的身影,在烟雾中晃动。

一条临时挖出的战壕里,周子汉他们趴着。不打炮了,可鬼子也没有露头,很安静。机枪手说,真怪,鬼子怎么不往上冲了?一个战士说,他们人少,害怕死,不敢上了。另一个战士说,这么打,真不过瘾。周子汉说,等战地医院的的同志们安全了,把这几个鬼子消灭了,咱们就去找大部队,去打大仗、硬仗。正说着,机枪手叫起来,说,班长,你看。周子汉朝着山下树林方向一看,从里面走出的鬼子,不是十几个,而是一大群,至少也有一百多个。周子汉和战士们都愣住了,互相看着。他们只有12个人,别说是消灭这些鬼子,就是要挡住他们,也会很难。周子汉说,不是嫌不过瘾吗?这一下,可以好好过个瘾了。做好准备,等走近了,一齐开火。火力一定要猛,要一下把鬼子打得屁滚尿流。听周子汉说完,大家都不说话了,把子弹推上膛,把手榴弹保险盖打开了。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连长要他们打一场恶仗,不是乱说的。

枪炮声越来越远了,战地医院的人已经离开危险了。院长松了一口气,对大家说,可以走慢一点,省点力气,等会还要抢救伤员。放慢了脚步,还有点气喘。胡小兰说,可楠,刚才你跑回去拿药,把我紧张死了。叶可楠说,告诉你吧,差一点,我就没命了。胡小兰说,真的啊。叶可楠说,要不是那个同志把我推倒

在地,保护我,这会儿,我可能已经成烈士了。胡小兰说,他叫什么名字?可真了不起。叶可楠说,问了,没说。为救我,他还受了伤。胡小兰说,你这个人也太差劲了,人家救了你的命,连名字都不知道。叶可楠说,你不知道,他好凶,不让我问,一个劲赶我走。胡小兰说,那是为了你好,怕你有危险。叶可楠说,其实,他们更危险。院长走过来,院长说,叶可楠,这次你立了功了。那些药,是许多人冒着危险从大后方送来的,这种抗菌素,很宝贵的。叶可楠说,那个班长让我告诉你,让你放心,有他们挡着,我们不会有事的。院长说,他们真了不起。叶可楠说,也不知道那个班长叫什么?院长说,他们是独立团三营一连六班的。

一阵血肉四溅的厮杀后,周子汉清点人数。挨个喊名字,只有五个人答应。周子汉说,同志们,鬼子的七次冲锋都被打退了,医院的同志们也转移了。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机枪手说,班长,我们是不是可以撤了?周子汉说,当然。他带着五个人,正要撤,又响起枪声。再一看,一群鬼子又往上冲。一个叫井田的指挥官挥舞着战刀,带着鬼子往上冲。他已经从望远镜望过了,八路只有几个人,再不拿下,也太丢皇军的脸了。他举起指挥刀喊着,八路,统统死拉死拉的。井田喊的什么,周子汉没听到,可从井田的表情上,看得出来,鬼子这回是死拼了。周子汉想,拼就拼吧,打死鬼子已经有几十个,多干掉一个,就赚一个。这么一想,周子汉踏实了。对其他人说,走近了再打,一定要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人。周子汉拿出了酒壶,大喝了一口。又说,来,一人喝一口。五个人,一人喝了一口。再回到周子汉手里,酒壶空了,周子汉五把它扔到了空中。正撞上飞来的子弹,被打碎了。周子汉大叫了一声,让小鬼子见鬼去。

鬼子不停地往上冲,倒下了一批,后面又跟上了,一点儿也不怕死。当然,周子汉他们更不会怕死。不怕死不等于不会死。这时周子汉再往战壕里看,五个人就剩机枪手一个人了,并且已经负了伤。周子汉朝鬼子扔出了几颗手榴弹后,跑过去,要给机枪手包扎伤口。一看机枪手是胸脯中了弹,已经只有最后一口气了。机枪手说,班长,对不起了,我要先走了,不能和你一块打鬼子了。机枪手头一歪,死了。这时,鬼子已从四面围上来,手榴弹没有了,子弹没有了,周子汉只能端起一支上刺刀的步枪,迎着鬼子冲上去。一颗炮弹在周子汉身边爆炸,周子汉被炸得飞起来后,又落到了地上。

一个小村子，百姓都跑了，军人来了，住了下来，到处走着军人，看上去，像一个军营。水井边，医院的女同志在洗着东西。看到有队伍走过来，叶可楠起身走过去，拉住一个战士问，你们是独立团的吗？战士说，不是，我们是第三师的。叶可楠摇摇头，回到了水井边。胡小兰说，你干什么去了？叶可楠说，我想知道那个班的战士怎么样了？胡小兰说，知道了又怎么样？叶可楠说，人家救了我，我总得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吧！胡小兰说，那倒也是。

还是一个小村子，不过相距有几十里地，那里还在打仗，是国民党的兵在和鬼子打。打了好几天了，一个团的人，已经被打散了。一个叫赵明义的排长，带着几个士兵，利用断墙残壁，边打边跑，每跑一段就停下来，朝鬼子还击。最后，被穷追不舍的鬼子逼进了一个农家大院。一个士兵说，赵排长，我只有五发子弹了。另一个士兵说，我这，也只有七发了。还有一个士兵说，我一发都没有了。赵明义说，能抵挡多久，就抵挡多久。妈的，说好了，要来增援的，到了最后，变了，说过不来了。真他妈的太不像话了，还不是怕被消灭？围住了农家的鬼子喊叫起来，你们跑不掉了，投降吧，只要投降了，保证你们不死。士兵们看着赵明义。赵明义说，只要还有一颗子弹，就不放弃抵抗。看准了打，一个子弹要一个鬼子命，别浪费。赵明义和士兵趴在院墙上，朝鬼子射击，又有几个鬼子倒下了。赵明义和士兵们没有了子弹，只能停止了射击。赵明义和士兵靠在院墙上站了一排，他们做好了死的准备。鬼子冲了进来，一排枪对准了他们。鬼子说，举起手来。赵明义看了鬼子一会儿，脸色很平静地慢慢举起了手臂。他好象在说，投降并不意味着屈服，只要活着，就有机会继续杀鬼子，继续报仇。

像圈牲畜一样，在铁丝网围起来的空地上，一群男人被关在里边。这群人中，全穿着军装，军装很破，沾有血和泥。军装看上去，差不多，可并不是一个部队的，有国民党部队的，有共产党部队的。国民党部队的人多，共产党部队的人少。不过，不管是人多人少，这会儿，都是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俘虏，鬼子的俘虏。铁丝网四周站着鬼子，拿着枪，牵着狼狗。有一个门，可以进去，但极少会打开。就是打开了，里边的人，也不能出去。有人试过，往里边送饭，门打开了。几个人趁机往外跑，可是没跑几步，就被打死了。再以后，就没有人敢跑了。这

一天,门又打开了,进来的,不是送饭的人,是井田队长和几个鬼子。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俘虏们紧张起来,全站着,不说话。井田不凶,脸上还带着笑。把枪和刀交给旁边的鬼子,脱掉了衣服,只穿着白色的衬衣。走进了俘虏中,他挨个看着。看到一个俘虏,指了一下,俘虏脸白了,以为井田要杀他。可井田却说,摔跤。俘虏不敢和他摔,后退。井田这才说,不摔,就死了死了的。井田一挥,旁边鬼子端起枪,一枪就把那个俘虏打死了。许多俘虏被吓住了,井田再要和谁摔,没有人不敢不摔了。井田学过跆拳道,加上俘虏怕把他摔了,不知会遭到怎么样的报复,心里发虚,和他摔时也不敢真摔。结果,不断有俘虏被摔倒,每摔倒一个,井田就大笑一阵。井田说,你们统统的,东亚病夫。说这个话时,还伸出了小拇指头,朝俘虏们晃动着。井田大佐说,你们,谁,不服气的,出来。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出来。井田说,你们,统统的胆小鬼。

井田的话,像小刀子一样,在俘虏营中乱飞,往大家心窝里扎。这时,一个人慢慢举起了手,并从俘虏中走出来,站到了井田面前。井田一下子认出了他,说,你打仗,很厉害。这个人就是周子汉。周子汉说,我摔跤,也很厉害。说着,周子汉脱掉了上衣,光着上身摆出了架势。井田大佐一伸手抓住了周子汉的衣领,想给周子汉一个背摔。可周子汉料到了这一招,腿下使了绊子,让井田差一点栽倒在地。井田大佐再冲过来,这次周子汉用了个背摔,把井田实实在在地摔倒了地面上,摔得一下子爬不起来。俘虏们噢地一声叫起好来。几个鬼子端着枪朝周子汉冲过来,要用刺刀扎周子汉。俘虏中再次站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赵明义。他一把抓住了要刺向周子汉的步枪,挡在了周子汉前面。赵明义问井田,你们这样做,还算是真正的武士吗?井田举起手枪对住了赵明义的脑门。俘虏们一看,全都喊叫了起来。鬼子们有点慌了,连铁丝网外的鬼子也拉动了枪栓。井田放下了手枪,挥了一下手,对周子汉说,你等着。说完,带着几个鬼子走出了俘虏营。

没有风,也没有云,太阳在天上,一动不动。俘虏营里,俘虏们也一动不动,在暖洋洋的阳光里,有的站着,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周子汉坐着,赵明义走过来,也坐下。拿出了一支烟,让周子汉抽。周子汉摆摆说,说不抽。赵明义说,听口音,你是北方人。周子汉说,山东人。赵明义说,我是南京人。周子汉说,南京

丢了。赵明义说，鬼子打下南京，挨家挨户杀人，父母把我藏在米缸里，躲了过去，可父母没有能躲过去，都被打死了。周子汉说，我也和你差不多，鬼子围住了村子，把一村子人赶到了大庙里，把门锁起来，堆上了麦草玉米杆，点着了，火烧了半天，全烧成了灰。我正好在山上放羊，鬼子没有发现。赵明义说，当时，我12岁，就想着一定要当兵，把去打鬼子。周子汉说，是啊，看着一村人一家人被火烧杀，心里啥都不想了，就想着报仇。赵明义说，告诉你吧，我已经打死了76个鬼子了。我有一个小本本，打死一个，记一个，我的目标是打死500个鬼子。周子汉说，我倒没数过，不过，每打死一个鬼子，我都在心里喊一句，爹，娘，你们看到了吧，儿子给人报仇了，又一个鬼子给你们偿命了。赵明义说，一看，你就是个好汉，那天，你可给中国人长了脸了，你太厉害了。看你身手，不是光凭胆子。那个鬼子，也是经过训练的。没有两下子，是拿不下的。周子汉说，小时候，在村子里，跟爷爷练过武术。赵明义说，怪不得呢！干什么都得有真本事，光凭蛮劲不行。周子汉说，也不能想太多，想得太多了，就不敢干了。赵明义说，当时，你就没想过，你那么干，鬼子会杀了你。周子汉说，看鬼子那个样子，太生气了。一气，就不想那么多了。不过，再一想，反正做了俘虏，早晚是死，这样死，倒比枪毙砍头更痛快。赵明义说，好样的。周子汉说，你也了不起，上去给我挡刺刀，不怕刺刀扎了你。赵明义说，你都那样了，我还不站出来，还算是中国人吗？和你一样，想着，大不了是个死，没什么了不起。周子汉说，死倒不怕，只是不能打鬼子了，像畜牲一样被关着，太憋屈了。赵明义说，倒是。咱不怕死，可不能随便死。一死，就报不了仇了，就打了不鬼子了。周子汉说，有没有想法？赵明义说，你是说跑。周子汉说，是啊！赵明义说，当然有啊！两个人靠得更近了，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很小了。

铁丝网外边有一个岗楼，是用木头搭起来的。上边有一个探照灯，还有一个哨兵。井田走了过来，爬到了岗楼上，朝着俘虏营里看了一会，从哨兵手里拿过步枪。举起枪，朝铁丝网中的俘虏瞄准着。突然，井田手中的枪响了。就在周子汉和赵明义跟前，一个站着的俘虏，扑通一下栽倒在了地上，鲜血从胸口喷出。周子汉和赵明义朝岗楼望过去，看到井田拿着了一支步枪，枪口正冒着白烟，旁边的鬼子朝他伸出了大拇指。他冷冷地笑着。他说，我，每天三个，练枪法。看着岗楼上的鬼子井田，赵明义说，真是禽兽。周子汉说，一定要逃出去。

一个北方农村的大院，变成了临时战地医院。叶可楠走到了一个伤员跟前，察看小腿的伤情。伤员说，医生，什么时候能好，我实在等不及了。叶可楠说，我也想让你早点好，可你的伤口还在化脓。伤员说，别人都在打仗，我在这里养伤，好象我是个怕死鬼。叶可楠说，你的伤口，证明了你是个勇敢的战士。伤员说，我不算勇敢，六班的人，那才叫勇敢。叶可楠说，你是哪个部队的？伤员说，我是独立团。叶可楠说，你真的是独立团的？伤员说，当然是啊！叶可楠说，你是几连的？伤员说，一班的。叶可楠说，几班的。伤员说，一班的。叶可楠说，你认识六班长吗？伤员说，认识。叶可楠说，太好了。叶可楠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伤员说，你认识他？叶可楠说，当然认识他，对了，快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伤员说，你不是认识他吗？叶可楠说，我认识他，可不知道他的名字，你快告诉我。伤员说，还有这样的事，他叫周子汉。叶可楠说，周子汉，周子汉，这个名字有意思。伤员说，他是你什么人？叶可楠说，什么人都不是，快告诉，他还好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伤员说，这个事，怎么说呢，不太好说。叶可楠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是医生，让你说什么，就要说，要不，我就不让你出院了。伤员说，好，我说，我说了，你可不要难过啊！叶可楠说，你说吧，我不难过。伤员说，刚才我说，那些比我勇敢的人，说的就是周子汉那个班。他们12个人，和一百多个鬼子打了半天。打死了五十多个鬼子，可全班的人都没有了。叶可楠说，你是说，他们全牺牲了？伤员说，差不多吧！叶可楠说，差不多是什么意思？伤员说，不过，我们只找到了11个人，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叶可楠说，他是谁？伤员说，就是班长周子汉。叶可楠说，那就是说他可能还活着？伤员说，也可能已经死了。叶可楠说，不，他不会死，他一定还活着。叶可楠的声音很大，胡小兰听见走了进来。胡小兰说，什么事，这么大声？叶可楠说，我知道他叫什么了。胡小兰说，你这是说谁呀？叶可楠说，那个救了我们的班长。胡小兰看着叶可楠，觉得叶可楠的激动有点过分。

月光如水。几个俘虏往铁丝网跟前爬。爬到铁丝网蹲着，刚站起来，想爬过铁丝网，探照灯一下子亮了。机枪响了，几个俘虏全被打死了。周子汉和赵明义看到了，两个人躺下了。赵明义说，硬跑不行。周子汉说，不跑更不行。赵明义说，要活着跑出去。周子汉说，只有跑，才可能活下去。

一个鬼子押着周子汉和赵明义去河边提水。也就是说,两个人走出了俘虏营。从关进去后,还是头一次走出来。周子汉朝着赵明义握了一下拳头,赵明义也握了一下,并且交换了一下眼神。走到了河边,赵明义喊了一声鬼子,并指了一下远处。赵明义说,太君,那边有一个人。鬼子转过头去看。周子汉趁机举起了手中的铁桶,狠狠地砸在了鬼子的头上,鬼子一下子被打晕在地。赵明义抢过鬼子手中的步枪,把刺刀扎进了鬼子的胸膛。两个人把鬼子抬起来,扔到了河里。拿着鬼子的枪,两个人顺着河边的树林跑了起来。没有跑出很远,身后就传来叫喊声和枪声。

有了一点空闲,叶可楠和胡小兰去洗衣服。穿了一个月了,再水洗,就会长虱子的。她们各端了一个盆子,里边放满衣服,往村边一条小河走去。快到了河边时,看到了一座庙,叶可楠想起了什么。叶可楠说,等我一会儿。叶可楠放下盆子,朝小庙跑去。胡小兰说,你干什么去?叶可楠没说干什么去,只说等我一会儿。说着,跑进了庙里。进到庙里,叶可楠拿了一根香,点着了,插在了香炉里。站在一尊菩萨前,双手合在一起。叶可楠说,菩萨菩萨,大慈大悲,保佑周子汉,平安无事。过了一会,叶可楠从庙里走出来。胡小兰说,跑到庙里干什么?叶可楠说,祈求菩萨保佑周子汉。胡小兰说,你还讲迷信。叶可楠说,不是讲迷信,是表达心愿。胡小兰说,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叶可楠说,反正我觉得他是个英雄,是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英雄。胡小兰说,女人都爱英雄。叶可楠说,难道不爱英雄,还要爱狗熊啊!胡小兰说,我知道,自古少女爱英雄。叶可楠说,这个年头,少女会更爱英雄。胡小兰说,可这个周子汉,你一点儿也不了解。叶可楠说,有些人,天天在一起,也不会了解,可有一些人,只要看一眼,就会了解。胡小兰说,那叫一见钟情。叶可楠说,你说,那个周子汉现在在什么地方?胡小兰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年头,不好说呀,每天不知有多少人会从这个世界消失。叶可楠说,反正,像周子汉这样的人,不会消失,这个世界需要英雄。胡小兰说,但愿他还活着。

一片树林,不深也不密,周子汉和赵明义奔跑着,后面的鬼子越追越近了。周子汉停下来,把枪架到树上,朝追来的鬼子射击,不断有鬼子倒下。就在这时,

鬼子射来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周子汉的腿。赵明义看见了,过来扶起跪在地上的周子汉,扶着周子汉,边跑边向鬼子射击。射出了几颗子弹后,赵明义一扣板机,枪没有响。赵明义说,妈的,没子弹了。赵明义把枪上的刺刀取下,插在腰里,就把枪扔掉了,背起了周子汉向前跑。周子汉说,赵明义,把我放下。赵明义说,不行。周子汉说,这么跑,鬼子一会就追上了。赵明义说,把你放下,等于把你交给了鬼子。周子汉说,总比把两个人都抓住好。赵明义说,没事,你瘦,我可以背得动。周子汉说,把我放下吧,你一定要跑出去,跑出去,别忘了替我多打死几个鬼子就行了。赵明义说,我们要一块打鬼子。周子汉说,我也这么想,可鬼子害怕,不让咱们一块。赵明义说,那就更不能让鬼子得逞了。跑着跑着,跑到了一条河边。河岸长着大片的芦苇,一直延伸到河中间。周子汉和赵明义从河岸上滚了下来。赵明义把衬衣脱下来,撕成了长条,给周子汉包扎伤口。赵明义说,不算严重,没有伤到骨头。周子汉说,别瘸了就行,一瘸,走不成路了,会影响打仗。鬼子追了过来,听得出离得很近了。赵明义说,你会水吧?周子汉说,家门口,就有一条河。赵明义说,那好,咱们躲到水里去。周子汉说,好主意。周子汉和赵明义各折了一根苇子,把一段可以通气的苇管含在了嘴里后,慢慢地潜进了水里,露了一点头的苇管在水面上移动着。鬼子追到了河边,井田大佐带着人面对大片芦苇,搜了一阵,什么也没有搜到,只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听不到鬼子的脚步响声了,两个人从水里探出了头,取下了含在嘴里的苇管,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了笑容。

一座大山,有多少洞,没人知道。赵明义扶着周子汉,在山里走了一会,看到了山洞,就走了进去。找了一块石头,让周子汉靠着洞壁先坐下,自己又出去抱了一捆干草,再进到洞里铺在地上,让周子汉躺在上面。赵明义说,你先歇着,我去整点吃的。周子汉说,当心点。赵明义晃了晃手中的刺刀。赵明义说,我没事。倒是你,让我放心不下。不过,我看了一下,洞口被树草遮盖,好象没有人来过。周子汉说,只要鬼子找不到这,就不会有事。赵明义说,你躺下,好好歇着,等我回来。

一个刚被鬼子扫荡过的村庄,看不到一个人影,赵明义走了进去。村头有一间房子,门大开着,明显被抢掠过。这好象是富人家,房子一间连着一间,很

多,里边的东西也很多。没有人,人可能躲出去了。赵明义翻箱倒柜找着可用和可吃的东西,看到一瓶子酒,也装进了口袋。不一会,赵明义提了一袋子东西从屋子里跑了出来。路过一块玉米地,赵明义跑进去掰了几个青色的玉米棒子。背着一袋东西的赵明义,快走到山洞时,在草丛里发现了一条蛇。他把袋子放下,拿出了刺刀,把那条很粗的蛇杀死了。一进山洞,赵明义就叫了起来,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真是一点儿也不假。说着,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了地上,有锅碗瓢盆,还有盐巴和火柴。赵明义说,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这过日子了。你猜,我还找到了一样什么东西,你现在最用得着的。周子汉说,不会是药吧?赵明义说,怎么会不是药,不但是药,还是好药,云南白药,治伤口灵得很。来,先把药涂上,再弄吃的。赵明义给周子汉的伤口涂上云南白药。赵明义说,涂上这个药,保准不出十天,你的腿就会好了。周子汉说,赵明义,谢谢你了。赵明义说,不用谢,这是天意,老天在帮我们,刚才我还打了一条蛇。今天,咱们不但有吃的了,还有下酒菜了。周子汉说,好久没喝酒了,想死我了。

一个土炕上,一盏小油灯亮着。叶可楠和胡小兰都躺下了,却都没有睡。叶可楠在看书。胡小兰说,看的什么书?叶可楠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本书是苏联人写的,刚翻译过来。胡小兰说,好看吗?叶可楠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吗?胡小兰说,不知道。叶可楠说,当时,我正在上中学,看了这本书,就再也不想上学了,只想去革命,去为国家的解放、为民族的独立而战斗。胡小兰说,母亲想让我给一个财主当小老婆,我一生气,就跑了出来,只想着,不管干什么都行,只要不给别人当小老婆就行了,正好遇到了八路军。叶可楠说,你运气好,要是遇到土匪,可就惨了。胡小兰说,我的长相,没有那么倒霉吧?哎,你看的这本书,写的什么,这么厉害,让你连学都不上了,要参加革命。叶可楠说,这个书里有,有一个主人公,叫保尔,可了不起了。不管遇什么困难,从来都不怕,不管遭受到什么打击,都不屈服,哪怕是眼睛瞎了,也一样还要为革命继续奋斗,真的就像钢铁一样坚强,是个真正的英雄。胡小兰说,你喜欢这样的英雄?叶可楠说,当然啊!那个冬妮娅,一开始,喜欢上了保尔。可她太娇气,太任性,有点小资产阶级,最后没能坚持住,失去了保尔。每次看到这,我都为冬妮娅惋惜,为冬妮娅难受,唉!我要是遇上喜欢的英雄,一定不会像冬妮娅一样。胡小兰说,啊,这本书里还有爱情啊?快让我看看。

山洞里，周子汉和赵明义坐在火堆旁。赵明义在火上烤着蛇，烤好了，递给周子汉。周子汉接过来，吃了两口。周子汉说，真香。看到赵明义在啃玉米棒子，拿起刀子，把整条蛇割成两半，一半给赵明义。赵明义说，我不吃了，你全吃了吧！周子汉说，这怎么行，来，一人一半。赵明义说，我不用，真的，你受伤了，需要补养。周子汉说，涂上了你搞来的药，好多了。再说了，我这是个轻伤，没有那么严重，用不着特别照顾。男人不吃肉不行，给，你要是不吃，那我也不吃了。赵明义说，行了，你是伤员，就听我的吧！你以为我想让你的伤快点好，身体恢复快点光是为了你呀？我也是为了自己。你好了，没事了，我们就可离开这里，就可以回到部队，拿起枪，重上战场了。周子汉端起了碗，碗里不是水，是酒。周子汉说，赵明义，你是我的亲人，都没有了，我们能在鬼子的俘虏营中认识，又能一块逃出来，不是老天安排，咋可能呢！赵明义说，是不可能。啥叫缘份，这就叫缘份。以后，你就把我当亲人，我也把你当亲人。周子汉说，你多大？赵明义说，二十。你呢？周子汉说，我比你大一岁。以后，我就是兄，你就是弟。赵明义说，以后，我就是兄弟，不是亲生，胜过亲生。周子汉说，来，干一碗，以后，不管天怎么变，地怎么变，咱们的兄弟情不变。赵明义说，谁要变，天打五雷轰。赵明义举起了一碗酒，和周子汉碰。碰过后，俩人一口喝干了。

快半个月过去了，这天早上，周子汉和赵明义走出了山洞，站在一块岩石上，看着起伏的群山，还有那正在升起的太阳。赵明义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周子汉说，我的家乡，早上起来，也能看到这样的太阳，这样的山。赵明义说，还有水。一片片的湖水，像镜子一样，把天下的云全照了下来。周子汉说，你说，日本在什么地方？赵明义朝东指了一下说，很远，在大海中的一个岛上。周子汉说，他们有自己的地方，为什么还要跑来占咱们的地方？赵明义说，他们是海盗，什么东西都要从别人手中去抢，包括人家的地盘。周子汉说，那他们至少也会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吧？赵明义说，那肯定会有，他们不可能是从石头缝子里蹦出来的，也得他娘十月怀胎把他生下来。周子汉说，那也就是说，他们也是人？赵明义说，当然是人。周子汉说，可为什么，他们是人不做人事呢？赵明义说，人坏起来，真的比畜牲都不如呢！周子汉说，我老家靠海，日本人坐着炮艇来的。刚开始，这些日本人装得还挺像。敲着鼓，吹喇叭，像过节一样。走过